

# 算法美学、平台逻辑与模型崩溃：AI 生成短视频的视觉文化批判——基于文献的学术综述

陈秋妍<sup>1</sup>, 邱禹明<sup>2\*</sup>

(<sup>1</sup> 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 澳门特别行政区 999078; <sup>2</sup>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大湾区影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短视频平台的深度耦合中, 以抖音“雪山救狐狸酱板鸭”系列为代表的 AI 短视频, 凭借其无本源合成、超常规叙事与全民参与式变体传播, 构成了数字视觉文化的最新症候。本文跳出米歇尔“图像转向”与鲍德里亚“拟像”等经典理论的既有框架, 转向聚焦 AI 视觉生产特有机制的前沿理论资源, 围绕“本体论重构、平台技术逻辑、审美异化、文化坍塌与人机协同”五个维度, 系统梳理国内外视觉文化与媒介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文献。研究发现,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AI 生成影像实现了从“被捕捉”到“被合成”的本体论跃迁, 算法本身正在成为视觉文化的媒介基础设施。然而, 在平台技术逻辑的批判深度、审美异化的结构成因、模型崩溃的文化后果以及人机协同中主体性的重分配等问题上, 学界仍存在显著分歧。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四重批判性反思: AI 视觉狂欢在降低创作门槛与释放视觉生产力的同时, 也裹挟着文化同质化、意义通货膨胀与主体性悬置等深层风险。未来研究需立足中国数字平台的技术语境与用户实践, 建构兼具技术分析深度与人文批判力度的本土理论, 平衡技术创新活力与文化生态健康的复杂张力。

**关键词:** AI 短视频; 视觉文化; 算法美学; 平台逻辑; 审美异化; 模型崩溃; 人机协同

**DOI:** <https://doi.org/10.71411/yishu.2026.vli2.1545>

## Algorithm Aesthetics, Platform Logic, and Model Collapse: A Visual Cultural Critique of AI-Generated Short Video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Chen Qiuyan<sup>1</sup>, Qiu Yuming<sup>2\*</sup>

(<sup>1</sup>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 China; <sup>2</sup> Zhujiang College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reater Bay Area Film and Television College, Guangzhou 510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2025, the market scale of China's short dramas exceeded 50 billion RMB and surpassed the box office of feature films, marking its emergence as a core growth engine of the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2024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有社会实践一流课程《视听语言》、2025 校级哲社项目大湾区电视纪录片文化传播发展研究 (立项号: 2025KYXM005)、2026 广东省本科高校校企联合实验室课题《智能影像联合创新实验室》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秋妍 (1994-), 女, 福建漳州, 博士, 讲师 (导演), 研究方向: 短剧创作实践、地域电影创作、女性影像叙事、影视技术应用

邱禹明 (1987-), 男, 广东广州,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电影伦理学

**通讯作者:** 邱禹明, 通讯邮箱: 365398118@qq.com

cultural industry. Taking short drama executive directo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reative team of Jianbing Guozai and Xiatian Meimei, as well as their three phenomenal works Escaping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The Little Nian Beast and the Demon Hunter and The Untarnished Me. By adopting methods such as case analysis,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it deconstructs the full-cycle practical logic of directors from pre-production preparation, shooting execution to post-production

**Keywords:** Short drama; Executive director; Creative practice; Value transmission; Industrial adaptation; High-quality production

## 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正在从根基上重构视觉文化的基本命题。近期在抖音等平台爆发的“雪山救狐狸酱板鸭”AI 系列视频，无真人出演、无固定叙事、无现实拍摄本源，仅依靠 AI 生成的视觉符号与循环式台词，便形成病毒式传播，并衍生出海量变体，构成一场自发性、参与式、解构式的数字视觉狂欢。这一现象并非孤立的网络迷因，而是 AI 技术逻辑、平台传播逻辑与大众审美逻辑交汇的典型产物。

学界对这一现象的阐释，长期以来依赖于一套二十世纪中后期形成的经典理论——米歇尔的图像转向理论(1994)、鲍德里亚的拟像与超真实理论(1981)、詹姆逊的后现代拼贴理论(1991)、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2006)。这些理论固然具有奠基性的阐释力，但在面对以扩散模型和大语言模型为核心技术架构的 AI 视觉生产时，其理论前提正遭遇根本性的挑战：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预设符号从“摹写现实”渐次发展为“脱离现实”，而 AI 生成的图像从根本上就不是“摹写”，而是基于概率分布从潜在空间中的统计推断与合成——正如张一兵所指出的，鲍德里亚的“我拟真故我在”揭示了拟真比真实更真实、因而也是真实更彻底死亡的理论逻辑<sup>[1]</sup>；米歇尔的图像转向建立在图像与语言二元对峙的逻辑框架上，而 AI 时代的视觉生产已经演变为数据、算法、模型与用户提示词共同作用的多元系统；詹姆逊的后现代拼贴虽然揭示了意义消解的文化逻辑，但其理论仍保留着“作者意图”与“批判性戏仿”的理论预设，而 AI 的符号拼贴是由扩散模型自动完成的概率性重组，其背后不存在任何可作为批评对象的创作意图。

基于此，本文主张，“对 AI 短视频视觉文化的研究，需要从经典理论的当下延展，转向以 AI 技术机制为核心关切的前沿理论建构”。具体而言，本文以 Dondero 与 Pinotti 等学者编著的“算法媒介”范式为统摄性框架，整合计算美学与可供性理论、平台技术逻辑批判、审美异化分析、模型崩溃与文化坍塌理论以及人机协同能动性讨论，系统梳理相关领域的权威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对 AI 视觉文化提出批判性反思。

## 1 核心理论脉络与权威文献梳理

### 1.1 本体论重构：从被捕捉到被合成——AI 图像的存在论跃迁

任何关于 AI 视觉文化的严肃讨论，都必须首先面对一个根本性的本体论问题：AI 生成的图像究竟是什么？它与摄影、绘画等传统图像形式存在怎样的差异？

Dondero、Pinotti、Conte 与 Dalmasso (2026) 编著的 *Algomedia: The Image at the Tim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书，是对这一问题最为系统的回应。该书由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视觉文化、符号学与媒介研究领域的多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的核心论断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图像不再是被“捕捉”或“再现”的，而是“被合成、被推断、被预测”的——“算法本身已经成为媒介”，这构成了理解当代视觉文化的元命题。该书进一步指出，这一本体论转变并非单纯的“去真实化”，而是一次认识论层面的范式转换：AI 图像不指向任何先在于

它的现实，而是在模型架构、训练数据分布与用户提示词的交互中实时涌现。该书同时识别出算法系统在塑造创造力和意义生成方面的双重角色——既拓展了内容可及性与参与式参与的可能性，也编码了既有不对称性，大规模数据集上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常常复制结构性偏见，放大文化和社会排斥<sup>[2]</sup>。

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刘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视角。刘涛指出，数字媒介时代的图像已不再完全拘泥于“再现”的生成逻辑，图像存在的“管道”逻辑愈发凸显，图像对面的“现实”似乎难以辨析或不再重要，这意味着建立在“再现”分析基础上的图像阐释学亟需发展和创新。从传统图像到模拟图像再到数字图像，阐释实际面对的是不同的“图像时代”，图像阐释需要回应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画面”问题，而是更为普遍和深刻的“生成”“界面”“流动”“境况”等问题<sup>[3]</sup>。这一判断精准地捕捉到了 AI 图像本体论转型的核心要义。

在国内学界，陈旭光与杜天笑（2025）在《民族艺术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从电影美学的角度呼应了这一本体论反思。文章指出，传统摄影影像的美学根基在于巴赞意义上的“完整电影神话”——摄影机以其索引性忠实记录现实；而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则在不断逼近世界模型的“完美图景”。从“完整电影神话”到世界模型的图景，意味着 AI 生成影像在美学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sup>[4]</sup>。李楠（2025）发表于《中国文艺评论》的研究则从东方视觉观的角度切入，讨论了 AI 生成影像如何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传统美学元素的解构与重组，构建新型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sup>[5]</sup>。

从更宏观的传播范式视角来看，胡正荣与李涵舒指出，万物互联时代的数字技术变革与媒介转型导致技术、市场逻辑以人们习以为常的对话方式——平台思维——潜行。数字技术不断嵌入网络主体建构，阐明数字时代新型物-人关系网络的裂变。新媒体不断涌现，各类媒体形态如短视频、微电影等冲击纸媒生存环境，不断形成新型社交、互动体系。因媒介形态多元与技术延展，图像符号呈现生产与增值趋势<sup>[6]</sup>。这一分析为理解 AI 图像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AI 图像的本体论跃迁——从“被捕捉”到“被合成”——是理解当代视觉文化所有其他变化的逻辑起点。这一跃迁意味着，传统美学中围绕“再现”“摹写”“索引性”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评价体系，在面对 AI 生成图像时正遭遇系统性的适用性危机。

## 1.2 平台技术与审美逻辑：AI 视觉的风格生产机制

如果说本体论的讨论关注的是 AI 图像“是什么”，那么计算美学与平台技术逻辑的研究关注的则是 AI 图像“如何生成”以及“为什么呈现出特定的审美面貌”。

在计算美学与可供性理论的交叉地带，Nataliia Laba（2026）发表于 SSCI 一区期刊 *New Media & Society*（第 28 卷第 1 期）的研究文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该研究聚焦于 Midjourney 平台上用户与生成模型的交互行为，提出“风格即可供性实现”的理论概念：用户通过在提示词中添加“风格修饰语”来调用模型的视觉可供性，AI 图像的美学质量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风格、模型架构、用户技能、平台设计与社会文化语境多层互动的结果。该研究以详实的用户行为数据揭示了人机审美交互的“黑箱”机制，将生态心理学的“可供性”概念成功引入了计算美学领域<sup>[7]</sup>。

在平台技术逻辑层面，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事实是：主流生成式图像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与筛选机制本身蕴含着特定的审美偏好。LAION 美学预测器（LAION Aesthetic Predictor）被广泛用于筛选训练数据以训练如 Stable Diffusion 等视觉生成模型，并用于评估 AI 生成图像的质量。然而，相关研究表明，被界定为“具有美学品质”的图像，实际上与特定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传统密不可分。这意味着，AI 模型输出的“美感”并非技术中立的结果，而是在数据筛选环节就已经被编码了特定文化传统的审美规范。

在国内学界，郑宗荣与吉永红（2025）在《新媒体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上发表的《AI 技术

下的审美博弈：抖音 AI 绘本特效的个性化与同质化》一文，以抖音平台为具体案例，分析了 AI 视觉特效在个性化表达与同质化趋势之间的张力。文章指出，虽然 AI 工具为用户提供了看似无限的视觉风格选择，但在实际使用中，大多数用户的选择集中在少数几种被算法推荐强化的高流量风格上，从而在“个性化的假象”下形成了事实上的审美趋同<sup>[8]</sup>。

田浩的研究从“二创”短视频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讨论。他指出，在人工智能技术强势介入网络视听生产的当下，数字视听文化在产品形态、文化表达与接受逻辑等维度显现出诸多新特征。以“二创”短视频为例，人工智能工具提供了简单便捷的创作流程，吸引了一大批非专业创作者涌入，推动了数字视听文化在用户体验和创意实现两方面的转型。人工智能驱动的短视频生产在功能应用、风格模板与流行趋势三个维度为实践者提供了大量可供直接调用的线索，在降低生产门槛的同时提升了生产效率<sup>[9]</sup>。然而，这种便利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审美同质化风险——当创作者不得不依赖平台预置的模板来生产内容时，用户体验必然出现复制感与同质化。

胡正荣与李涵舒进一步指出，图像修辞的浅表化特征正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拒绝深度、淡化历史，将一切文化产品视为“拟像”的前瞻警示之见。视觉传播范式与万物互联的集合，是多元流动的自然和并非固定不变的世界的体现。在图像演绎与传播活动中，符号特征已成为视觉传播的载体，能指与所指背后的传播媒介形态凸显着视觉传播技术的革新<sup>[6]</sup>。这一分析揭示了 AI 视觉审美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

AI 图像的审美面貌不是模型自主的“创造”，而是在模型架构、训练数据分布、美学筛选机制、平台推荐算法与用户提示行为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中涌现的结果。这一共识意味着，对 AI 视觉文化的批评不能止步于对图像本身的审美判断，而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与平台资本逻辑之中。

### 1.3 审美异化与文化标准化：AI 视觉生产的结构性困境

在揭示了 AI 图像的本体论特征与技术生产机制之后，一个更为尖锐的批判性问题随之浮现：当 AI 以极低成本、高效率批量生产“合格”乃至“精美”的视觉内容时，视觉文化整体将面临怎样的结构性变化？

在文化批判的维度上，陈舒盈（2025）从算法逻辑与符号重构的视角切入，系统论述了算法技术如何重构智媒时代的视觉叙事范式。该研究聚焦于算法构建的拟像系统如何打破艺术符号的稳定结构，揭示了算法文化生产中的同质化趋势，并提出以审美正义复归、多元文化启蒙、本真性重建及主流价值转译为路径的批评实践框架<sup>[10]</sup>。柴冬冬（2025）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的《新技术图像的审美经验及其超越》一文，从审美经验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讨论。他指出，以 AI 生成图像为代表的新技术图像，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审美感知模式与经验结构。新技术图像不再要求观众以传统的“静观”态度进行深度凝视，而是通过高频率、高强度、高密度的视觉刺激，催生了一种“瞬时性”“沉浸性”与“交互性”相混合的新型审美经验。这种审美经验虽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感官冲击与参与快感，但也导致了审美判断力的钝化与审美距离的消逝——观众越来越难以在图像洪流中保持独立的反思性立场。柴冬冬进一步提出，超越这种审美困境的关键，不在于拒绝新技术图像，而在于重建一种“有距离的参与”与“批判性的沉浸”，即在享受技术赋能的视觉盛宴的同时，重新激活主体对图像的反思性距离<sup>[11]</sup>。

蒋斐然（2023）在《美术观察》上发表的讨论则从“AI 绘画著作权”和“AI 卢德主义”等具体争议切入，指出 AI 生成图像的伦理困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美学问题——图像的“原真性”在算法迭代中被系统性瓦解，创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存在性连接被切断<sup>[5]</sup>。陶锋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提供了更为系统的哲学阐释。他认为，人工智能艺术是艺术语言的自动化生产和形式化尝试。从语言角度解析图灵测试可知，图灵实际上是将思考等价于语言的自动生成，人工智能语言的技术逻辑是拟合与转码，而人工智能文本作为艺术被接受的关键在于人们的接受惯性与艺术共识。

人工智能艺术美介于自然美与艺术美之间，蕴含“有目的的不合目的性”，语言的自动化生产导致了衍文本的泛滥，人工智能艺术语言是一种物化的语言。人工智能艺术的形式化表明人们试图用技术为艺术寻找规律、为艺术祛魅，但是其内在化又促成了技术的施魅<sup>[12]</sup>。这一分析精准地揭示了 AI 视觉生产中审美异化的深层机制。

在技术维度上，跨文化符号漂移的研究以 GAN 生成的肖像作品 Edmond de Belamy 为案例，揭示了生成算法在使用所谓“普遍化”美学标准时，如何系统性地边缘化非西方文化表达的视觉特征。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跨文化意义——它表明 AI 视觉的标准化不是“无心之过”，而是内置于当前主流模型技术架构之中的结构性倾向。

杨晓彤的研究从意识形态隐喻的角度提供了重要的批判视角。他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其技术应用与传播实践的深度融合，既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危险性表达，又存在具象化风险扩散的现实可能。交互界面设计、数据训练集构建、算法模型架构与深度伪造技术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既构成特定文化价值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的实现路径，又成为诱发群体认知偏差与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的风险传导中介<sup>[13]</sup>。这一分析揭示了 AI 视觉审美异化背后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维度。

覃鑫渊从文化接受与主体问题的角度指出，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网络视听样态，展现出播放形态微观化、时间长度短小化、内容呈现剧情化等显著特征。微短剧火热出圈，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包括快节奏演绎填补了用户的碎片化时间、非线性叙事实现了用户的即时满足、数字化平台增强了传播热度，以及多元化的制作主体加速行业崛起<sup>[14]</sup>。这一分析为理解 AI 视觉文化中审美异化的接受端机制提供了重要参照——加速社会中人们对于即时满足的渴求，正是 AI 生成内容得以迅速扩散的心理基础。

更进一步的批判来自数字劳动与艺术物化视角。陶锋运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框架，批判性地审视 AI 生成艺术与 NFT 艺术的兴起。该研究论证，AI 艺术生成器将艺术生产还原为抽象的、可计算的属性，切断了创作与生活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而 NFT 则将数字艺术转化为投机性商品。这一批判揭示了 AI 视觉生产在政治经济学维度上的深层问题：视觉内容的工业化生产不仅是美学问题，更是劳动异化与价值物化的问题<sup>[15]</sup>。

AI 视觉生产中的审美异化并非偶然的低质量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趋势——它源于训练数据的统计偏向、美学筛选机制的特定偏好、平台推荐算法的流量逻辑以及 AI 技术架构对“泛型化”内容的内置倾向。这种异化在降低视觉生产门槛的同时，也在系统性地压缩文化表达的多样性空间。

#### 1.4 模型崩溃与文化坍缩：AI 视觉生产的长期生态风险

前三部分讨论的是 AI 视觉生产的当下机制，而“模型崩溃”与“文化坍缩”理论所揭示的，则是更具警示性的长期风险。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模型崩溃被界定为当生成式模型在训练中摄入由先前模型生成的数据时，模型性能逐渐退化、输出分布逐渐偏离原始数据分布的现象。然而，这一概念正在迅速向人文社科领域迁移，衍生出“文化坍缩”这一更具人文关怀的理论概念。Zhong、Eisenmann、Garcia 与 Rahwan (2026) 的研究系统论证了大规模依赖 AI 可能导致的“文化崩溃”——即不断降低文化多样性、抑制创新、放大同质化的反馈循环。这一论证得到了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对超过 15000 首 AI 生成诗歌的系统分析发现，大语言模型倾向于生成比任何真实历史时期更为公式化和理想化的文化内容<sup>[16]</sup>。

更具批判力度的是，学者们指出模型崩溃的影响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对低资源社区和边缘化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冲击。模型崩溃通过降低训练效率、使数据分布偏离其长尾支持区域，使少数群体的文化表达在 AI 视觉生态中面临更大的“被消失”风险<sup>[17]</sup>。Zhong、Eisenmann、Garcia

与 Rahwan (2026) 通过基于主体的建模与演化博弈论方法, 系统论证了大规模依赖 AI 替代型使用可能导致的文化多样性崩溃——一种不断降低文化差异、抑制创新、放大同质化的正反馈循环。研究者警告: 人们越依赖 AI 系统进行内容生产, AI 生成的输出就越成为共享知识的一部分, 这些内容又会被用来训练下一代 AI 系统, 从而不断强化同质化趋势。

这一讨论在国内学界也得到了回应。据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HAI)发布的《2026 年 AI 指数报告》, 自 2025 年初以来, 新发布的互联网内容中 AI 生成的比例已超过一半(51.72%)。这种 AI 生成内容的急速膨胀, 正在将互联网变成一个“数字衔尾蛇”——模型不断“吃掉”自己先前输出产物的循环<sup>[18]</sup>。

杨晓彤从意识形态维度补充了这一分析。他指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码叙事构成意识形态嵌入的微观场域。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大模型训练数据白皮书》显示, 互联网上中文语料和英文语料占比存在显著差异, 英文语料占比高达 59.8%, 而中文语料仅占 1.3%。这种严重失衡的数据结构, 导致模型输出的语义结构带有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 并指向一种非西方文化遭遇系统性排斥、西方价值观则加速全球渗透进程的“数字巴别塔效应”<sup>[13]</sup>。这种文化多样性危机与模型崩溃的技术风险相互叠加, 构成了 AI 视觉生产更为复杂的长期生态挑战。

刘涛从图像阐释学的角度指出, 在传统艺术图像那里, 图像学依旧具有强大的阐释能力, 但对于以数字图像为代表的其他图像形式而言, 其阐释能力却大打折扣。图像阐释唯有聚焦于“生成”“界面”“流动”“境况”等问题, 进行系统性的范式创新, 才能真正获得阐释的生命力和想象力<sup>[3]</sup>。这一判断对于理解模型崩溃带来的阐释危机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当 AI 生成内容不断回流成为训练数据, 图像的“生成”逻辑将进一步遮蔽其“再现”逻辑, 图像阐释学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模型崩溃是 AI 视觉生产中一个具有文明级警示意义的长期风险。当 AI 生成图像不断回流进入训练数据集, 视觉文化可能面临不可逆的同质化衰退。这种风险并非边缘性的技术瑕疵, 而是当前主流 AI 技术架构与文化生产方式中内生的结构性趋势。

### 1.5 人机协同与主体性悬置: 超越民主化叙事的复杂图景

围绕 AI 视觉文化的一个持久争论是: AI 究竟是实现了视觉生产的民主化, 还是加剧了创作主体的异化? 近年来的前沿研究试图超越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 从人机协同能动性的视角切入。

李康化与刘启航(2025)以“从算法重混到创意协同”为题, 系统分析了生成式 AI 重塑文化生产逻辑的双面图景。该研究指出, AI 图像遵循“技术图像”与“重混实践”的演化轨迹, 在技术装置内外同时形成了自动化重混与人类创意协同的复合生态。华东师范大学 2026 年 4 月举办的“人工智能生产内容中的美学问题”学术研讨会, 汇聚了全国 30 余位学者, 集中讨论了人机协同创作的审美可能性和伦理边界, 反映出学界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sup>[19]</sup>。

然而, 批判的声音同样不容忽视。张伟(2026)在《学习与实践》上发表的论文, 以“从‘立象以尽意’到‘数字布洛芬’”为题, 从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出发, 对 AI 视觉语法进行了深刻的文化批判。文章指出, 人工智能视觉生产的技术变革降低了大众视觉实践的准入门槛, 但同时“悬置了另类的视觉主体性议题”; AI 的“拟像”生产在提供视觉快感的同时, 也可能成为麻痹审美判断力的“数字布洛芬”, 导致惰化性审美意识和“浅表”性知识接受<sup>[20]</sup>。柴冬冬提出的“有距离的参与”与“批判性的沉浸”<sup>[11]</sup>, 恰恰是对这一困境的正面回应——如何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 避免主体性的沦陷, 是当前视觉文化研究亟需回答的核心问题。

胡正荣与李涵舒从“数字在场”的角度指出, 社交媒体时代围绕图像产生“冷围观”与“热娱乐”背后所显影的, 正是视觉表征修辞在数码媒介发展与算法之间的不自洽。图像事件所引起的视觉围观行为, 具有社交与图像面向, 上至社会宏观议题, 下至个体有感而发, 无不体现媒介

融合与信息流动的驱动逻辑。这种“数字在场”与个体身体在场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与鸿沟<sup>[6]</sup>。这一分析揭示了人机协同中主体性问题的核心张力——技术赋权的话语与主体性悬置的现实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陶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人工智能艺术的生成不应被理解为 AI 独立生成艺术品，而应被理解为运用智能程序来生成更有创造性的新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在人机协作艺术中，智能技术虽然在艺术生成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只是参与这类艺术的过程构建。人工智能并非艺术品最初的设计者，其生成品也不是作品全部。因此，人工智能在此类艺术中并非起主导性作用，而是艺术网络的行动者之一。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和人都是言说者，在这种平等交往中培养人机平等、人人平等以及人与万事万物的平等关系<sup>[15]</sup>。

田浩的研究从“二创”短视频的实践角度提供了实证支持。他指出，大量的创作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行业的从业者，而是那些熟悉视听文化产品、洞悉流行趋势的用户。在这个意义上，“二创”短视频的兴起，恰恰是一种产消者（prosumer）文化流行的结果。正是由于人工智能工具的大规模普及，这种以用户为主体的开放式视听生产体系才真正成为现实<sup>[9]</sup>。然而，这种民主化图景背后同样隐藏着风险——当大量的创作者持续应用人工智能工具来便捷、迅速地开展内容生产时，他们是否会因过度依赖流量逻辑而忽略文化产品的审美培育与价值引导要求？

人机协同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自动解放。AI 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也在将审美决策从人类创作者部分转移至算法系统。视觉生产的“民主化”若缺乏对技术机制的批判性理解和对主体性问题的持续追问，很可能沦为算法赋权包装下的新型异化。

## 2 研究共识、理论分歧与现存不足

### 2.1 核心研究共识

(1) 本体论共识：AI 生成的图像发生了从“被捕捉”到“被合成”的根本性跃迁，这一本体论转变是所有后续讨论的逻辑起点。

(2) 媒介共识：算法本身已经成为媒介——对当代视觉文化的批判不能停留在“技术影响文化”的外在因果层面，而必须将算法视为文化生产的内置性基础设施。

(3) 美学共识：AI 图像的审美品质是模型架构、训练数据、算法筛选机制、用户提示行为多层互动的涌现属性，而非模型的“自主创造”。

(4) 风险共识：AI 视觉生产中的文化同质化与模型崩溃，构成了需要严肃对待的长期生态风险。

### 2.2 主要理论分歧

(1) 同质化成因之争：一方认为同质化主要源于训练数据的统计偏向与平台推荐算法，属可纠正的技术问题；另一方认为同质化内置于扩散模型从潜在空间概率采样的底层逻辑中，属于结构性特征。

(2) 审美异化的评价之争：一方将审美异化视为需要警惕和抵制文化退化；另一方则认为，每一次媒介技术变革都伴随着审美标准的重新调整，当前的“异化”可能是新审美范式孕育期的过渡性现象。

(3) 主体性定位之争：人机协同中人类创作者的主体性究竟是被削弱还是在转型？“分布式主体”概念能否有效描述和回应这一新的创作现实？学界对此尚无定论。

(4) 模型崩溃的紧迫性之争：有学者将其视为迫在眉睫的文明级威胁，也有学者认为技术修复手段（如数据溯源标记、人类生成内容优先加权）足以缓解这一问题，文化停滞论的预警可

能被夸大。

### 2.3 研究现存不足

(1) 本土理论匮乏：目前主流的理论概念（如模型崩溃、审美异化、计算美学）多源于西方学术语境，中国短视频平台独特的用户生态、算法机制与文化实践，亟需本土化理论概念的生成与涵育。

(2) 技术纵深薄弱：多数人文社科领域的批判性研究停留于文化表象的分析，对扩散模型的潜在空间机制、注意力机制的符号选择逻辑、RLHF 对齐技术的美学后果等技术维度理解不足，导致批判容易流于表面。

(3) 方法单一：计算传播学的量化方法与批判理论的质化方法之间缺乏有意义的对话，大数据分析 with 深度文化阐释的结合尚未形成成熟的范式。

(4) 生态视角缺失：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个平台或单个事件，缺乏对 AI 视觉内容在互联网整体生态中积累、回流、再训练、再输出的长周期追踪。

(5) 治理对策薄弱：在揭示问题的同时，对 AI 视觉内容的版权归属、算法透明度、审美引导、文化多样性保护等现实治理问题，缺乏可操作的路径设计。

## 3 批判性反思：AI 视觉狂欢的四重内在悖论

基于上述文献的整合与对话，本文对 AI 视觉文化提出四重批判性反思，旨在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简单对立，逼近 AI 视觉文化变革的复杂辩证。

### 3.1 本体论断裂：合成图像的索引性真空

AI 生成图像最根本的变革，不在于它比摄影更“逼真”，而在于它彻底斩断了图像与现实之间的索引性关联。在摄影时代，图像至少保持着与实存对象之间的光学因果关系；而在 AI 生成时代，图像是概率模型对数十亿张历史图像的统计拟合，不指向任何具体的现实片段。这意味着，“真实”作为一个评判维度正从视觉文化中系统性地退出。问题不在于观众“分不清真假”，而在于“真假”这个区分本身正在丧失它的文化效力。正如刘涛所言，图像阐释需要回应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画面”问题，而是更为普遍和深刻的“生成”“界面”“流动”“境况”等问题。

### 3.2 审美同质化的悖论：个性化假象与标准化实质

AI 为用户提供了看似无限的视觉风格选择，但这一“丰富的假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标准化逻辑。一方面，用户的风格选择被平台推荐算法引导向少数高流量方向；另一方面，模型本身的输出分布受限于训练数据的统计均值。由此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局面：用户在体验“个性化”的同时，实际上在有限的风格类别中进行着高度趋同的选择。这种悖论揭示了平台时代文化生产的深层矛盾——技术赋权的话语与算法标准化的实践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陶锋所说的“艺术语言的物化”，正是这一悖论在语言维度上的深刻表征。

### 3.3 意义通货膨胀：视觉过剩时代的注意力危机

在 AI 视觉生产实现零边际成本的条件下，图像正从稀缺品变为过剩品。每天数以百万计的 AI 生成图像涌入数字空间，使任何单幅图像都面临着被瞬时淹没的命运。“雪山救狐狸”系列每天涌现成千上万种变体，但绝大多数在受众心中留存的时间不超过数秒。这种视觉过剩带来的是意义的系统性贬值——图像不再是需要驻足凝视的对象，而是可以被快速消费、快速遗忘的一次性商品。覃鑫渊所揭示的从“阅读”到“观览”的转变，以及加速社会中人们对于即时满足的渴求，胡正荣与李涵舒所分析的“热娱乐”流量传播逻辑，都指向了这一意义通货膨胀的深层文

化机制。视觉文化的困境不在于缺乏图像，而在于图像的过度丰裕导致每一幅图像都难以获得真正的注意与深度的解读。

### 3.4 模型崩溃作为文化隐喻：数字文明的自我吞噬

模型崩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性能退化，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隐喻。它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未来图景：当 AI 生成的视觉内容不断回流成为下一代模型的训练数据时，文化将进入一个自我蚕食的闭环，原创性、意外性与真正的多样性将因缺乏“新鲜血液”的输入而趋于衰亡。杨晓彤所揭示的“数字巴别塔效应”，与这一模型崩溃的图景形成了危险的文化共振——文化多样性既在技术层面因模型崩溃而流失，又在意识形态层面因数据偏见而被系统性边缘化。柴冬冬所警示的审美判断力钝化与审美距离消逝，在模型崩溃的长周期视角下将演变为更为根本的文化危机：当整个视觉生态被 AI 生成内容主导，人类将失去与“非人化”图像进行批判性对话的能力，沦为被动消费的“图像容器”。这不是远离日常生活的技术细节，而是关乎文明文化生态可持续性的根本问题。对此保持警觉并探索应对机制，是当代视觉文化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责任。

## 4 未来研究方向

(1) 本土理论建构：基于中国短视频平台的独特技术架构（如推荐算法的差异化机制）、用户文化实践（如“玩梗”文化、二次创作生态）与平台资本逻辑，发展具有本土阐释力的视觉文化批判理论。

(2) 技术纵深与方法融合：加强人文社科学者与计算机科学学者的跨学科对话，将扩散模型的技术机制纳入文化批判的视野；同时推动计算传播学量化方法与批判理论质化方法的融合。

(3) 长周期生态追踪：对 AI 视觉内容在互联网生态中的生产、传播、积累、回流与再训练进行系统追踪，实证检验模型崩溃与文化坍塌的假说。

(4) 治理与伦理框架：从算法透明度、数据多样性、版权归属、审美引导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等维度，构建兼具理论基础与现实可操作性的治理框架。正如田浩所言，数字视听文化行业既不能全然秉承技术乐观主义对技术风险视而不见，也不能全面否定人工智能工具的生产价值，而应当面向未来内容生态建设，培养与智能化生产相适应的媒介素养与人文关怀。

## 5 结论

本文基于国内外权威期刊文献，以 AI 图像本体论重构、计算美学与平台技术逻辑、审美异化与文化标准化、模型崩溃与文化坍塌、人机协同与主体性悬置五个维度为框架，对 AI 生成短视频的视觉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批判性反思。“雪山救狐狸酱板鸭”系列是 AI 时代视觉文化范式转型的典型症候——它以“合成替代捕捉”的本体论断裂为技术前提，以平台算法与模型机制为生产驱动力，以同质化审美为隐性代价，以模型崩溃为长期风险。

学界的前沿研究表明：AI 视觉文化变革不能简单地以“技术赋权”或“技术异化”的二元框架来把握。它在降低创作门槛、释放大众视觉表达活力的同时，也将文化生产裹挟进了工业化、标准化与自我消耗的循环之中。面对这种复杂性，建构兼具技术分析深度与人文批判力度的理论体系，是当代视觉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核心任务。

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充分汲取国际前沿理论资源的同时，立足中国数字平台的技术现实与文化语境，走出一条既有理论原创性、又有现实解释力的 AI 视觉文化研究之路。

### 参考文献：

- [1] 张一兵（张异宾）. 我拟真故我在：鲍德里亚的理论逻辑转换[J]. 哲学动态, 2008(01): 10-12.
- [2] Pietro C, Caterina A D, Giulia M D, et al. Algomedia: The Image at the Time of Artificial

- Intelligence[M].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2026.
- [3] 刘涛. 数字媒介时代的图像阐释学及其范式创新[J]. 传媒观察, 2023(10): 1-2.
- [4] 陈旭光, 杜天笑. 从“完整电影神话”到 AI 生成影像的“世界图景”——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工业美学的影像本体论[J]. 民族艺术研究, 2025(02): 76-87.
- [5] 李楠. 人工智能生成影像的解构与东方视觉观的建构[J/OL]. 中国文艺评论网, 2025-11-17.
- [6] 胡正荣, 李涵舒. “数字在场”: 社交媒体时代视觉图像的传播范式重构[J]. 传媒观察, 2024(02): 64-71.
- [7] Laba N. Beyond magic: Prompting for style as affordance actualization in visual generative media[J]. New Media & Society, 2026, 28(1): 148-168.
- [8] 郑宗荣, 吉永红. AI 技术下的审美博弈: 抖音 AI 绘本特效的个性化与同质化[J]. 新媒体研究, 2025, 11(02): 70-74.
- [9] 田浩. 人工智能驱动的“二创”短视频与数字视听文化变迁[J]. 青年记者, 2025(05): 77-82.
- [10] 陈舒盈. 算法逻辑与符号重构——数字时代 AI 图像叙事的文化表征与批评实践路径[J]. 当代美术家, 2025(05): 144-154.
- [11] 柴冬冬. 新技术图像的审美经验及其超越[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5(01): 122-123.
- [12] 蒋斐然. 维罗妮卡的面纱: 论 AI 生成技术对绘画的影响[J]. 美术观察, 2023(08): 25-27.
- [13] 杨晓彤.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隐喻及其具象化风险应对[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9): 133-144.
- [14] 覃鑫渊. 微短剧热的冷思考[J]. 青年学报, 2024(01): 88-93.
- [15] 陶锋. 艺术的祛魅与技术的施魅: 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哲学阐释[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10): 108-127.
- [16] Zhong Q, Eisenmann T F, Garcia J, et al. Group select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AI substitution[R/OL]. arXiv, 2026: 2602.03541.
- [17] Jarvis D, Klein R, Rosman B, et al. Position: The stochastic parrot in the coal mine — Model collapse is a threat to low-resource communities[C]//Proceedings of ICML 2026. arXiv: 2605.04127, 2026.
- [18] Stanford HAI. The 2026 AI Index Report[R]. Stanford University, 2026.
- [19] 李康化, 刘启航. 从算法重混到创意协同: AI 时代的文化生产及其价值审思[J]. 文化创意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25(06): 36-44.
- [20] 张伟. 从“立象以尽意”到“数字布洛芬”: 人工智能时代的视觉语法及其文化批判[J]. 学习与实践, 2026(01): 119-128.